

贺 绪 林 文 集

贺绪林
著

女俘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贺
绪
林
文
集

女俘

贺
绪
林
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俘 / 贺绪林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2.12
ISBN 978-7-5513-0356-9

I. ①女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8791号

女俘

作 者	贺绪林
责任编辑	韩霁虹 闫 瑛
整体设计	高 薇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E-mail: tbyx802@163.com tbwyzbb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	250千字
印 张	22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356-9
定 价	34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邮政编码: 710054

作者简介

贺绪林，陕西杨陵人，1980 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迄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300 余万字，多次获各类文学奖项。出版有散文集《生命的浅唱》；长篇小说《昨夜风雨》、《最后的女匪》、《人在江湖》；“关中匪事”系列长篇——《兔儿岭》、《马家寨》、《卧牛岗》、《野滩镇》，根据其中之一《兔儿岭》改编的 30 集电视连续剧《关中匪事》（又名《关中往事》），广获反响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省作协理事，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。

通联地址：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家乐园 14 号楼 2 单元 101 室

电话：13201825435

邮编：712100

网址：hexulin1953@sohu.com

jlyxs101@163.com

目 录

Contents

女俘 /01

天不藏奸 /27

永远的朋友 /62

北山狼之死 /91

兄妹生死劫 /123

崩溃 /149

雪地狙击 /180

鬼怨 /210

涩味 /218

风波 /225

村戏 /231

造神 /238

最后的庄稼汉 /245

黑丑闲话 /257

老槐 /277

孽债何时了 /282

狭窄的路上 /289

病室记事 /309

兰女 /315

后记 /347



女 俘

下弦月挂上了树梢，昏黄的月光将几个野鬼似的黑影紧紧钉在一片荒漠上。为首的是个瘦高个儿，手提驳壳枪，一脸的惊慌和沮丧。他木橛似的杵在那里，呆眼望着响枪的方向。

远处枪响如爆豆，令人发颤。

过了半晌，黑影中有人发了话：“连长，咱们撤吧，胡子他们怕是完了！”

瘦高个儿连长叫常安民，闻言惊醒过来，看清说话的是三排长刘万仁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

“胡子”是二排长杨朝贵的绰号。杨朝贵跟常安民是拜把子兄弟，这次若没有他的死命掩护，他们这几个恐怕都已经做了鬼。

这一仗败得实在太惨了。最初接到这个剿匪任务时，他还以为捡了个便宜——一个特务连对付四五十个土匪还不是以石击卵，小菜一碟？他求胜心切，不顾一切地跟踪追击。说来也真是奇怪，他们追得快，土匪便跑得快，他们追得慢，土匪也便跑得慢；土匪一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，可就是抓不着。他曾

怀疑土匪在施计打埋伏，可是四围并无山峦沟壑，于是放开胆子追。歼灭土匪头子徐老大后，他将晋升为营长——交代任务时，团长已经明白无误地给他许了愿。

他们尾随着这股土匪，追了三天三夜，到了这个不毛之地后，土匪却突然钻进了地缝似的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们如一群经过长途跋涉的猎犬，猛地失去了就要到手的猎物，急得团团转。就在这时，四下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剿匪官兵顿时成了活靶子。常安民最先醒悟过来，他当机立断，命令一排往左突围，自己带着三排往右突围，杨胡子的二排掩护断后；冲出去后，在东北方向会合。

常安民带领三排杀开一条血胡同，总算冲出了包围圈，可一个排只剩下了不到十个人。

侧耳细听，左边的枪声依然响得很紧。不知杨胡子他们到底怎么样了，按时间算，他们应该跟上来了，却直到这时还无踪影，是不是全完了？

想到这里，常安民沁出一身冷汗。

忽然，有人喊道：“杨排长他们回来了！”

常安民扭头一看，杨胡子猫着腰慌慌张张跑了过来，牯牛似的喘着粗气。

“胡子，回来了多少？”常安民急忙问。

杨胡子用衣袖抹了一把脸，回头一指，懊丧地说：“就他们几个。”

常安民举目一看，也就七八个人吧，心里不禁一痛，又问：“一排的情况咋样？”

杨胡子摇头说：“不清楚，徐老大的人都往左边去了，我们才撤下来。”

常安民不再说啥，情知一排凶多吉少。

杨胡子又说：“我们抓了几个俘虏！”

常安民定睛一瞧，果然见抓了几个俘虏，月色中看不清眉目，只觉身影瘦弱，估计是几个体质差的土匪。

“四个，都是土匪婆！”杨胡子在一旁指点说。

原来是女土匪！

常安民吃了一惊，凑近细看。四个土匪都被破布塞了嘴巴，倒剪着双手，个个怒目圆瞪，毫无惧色。

“连长，咋个处置？”

常安民略一思索，手一挥：“带回去！”

“那咱们撤吧？”

常安民还在迟疑，刘万仁走过来说：“连长，撤吧，这地方不能久待。一排若能冲出来，会跟上咱们的。”

常安民朝响枪的方向又凝视片刻，狠着心挥手道：“撤！”

十几个人押着四个女匪向月亮升起的方向奔去。

常安民走在队首，杨胡子依旧断后。

常安民在前边走得很快，他一心想把这十几个人尽快带离虎口。忽然，身后一阵骚乱，他停住脚步，急问出了啥事儿。

原来是一个女匪挣脱了绑绳，从挨着她的士兵腰间拔出刺刀，捅死了那个士兵，企图逃跑，却被杨胡子疾步赶上，一枪刺从后背捅了进去。

常安民赶到近前时，杨胡子已拔出了刺刀，那个女匪还没死，恶狠狠地盯着杨胡子破口大骂。他一把没拦住，杨胡子恼怒地骂了声：“狗日的！”端起枪又是一刺刀。随后，又有几把刺刀插在女匪身上。鲜血汨汨直涌。女匪晃了晃，栽倒在地，两只眼睛瞪得溜圆。

常安民别过脸去。当兵吃粮以来，他杀了不少人，可还从没杀过女人，他心里有点儿刺痛。

杨胡子拔出刺刀，恨恨地道：“连长，把这三个土匪婆都宰了算了！”

常安民原想，一个特务连几乎全军覆没，回去没法跟上峰交代，好歹抓了几个俘虏，总算挽回了一点儿面子。眼前的事情一发生，他倒真动了杀机。他走过去，怒目瞪视着余下的三个女匪。

三个女匪目睹了同伴的惨死，却都仍是面无惧色，齐齐瞪着常安民。

常安民不由得暗暗称奇。他还没见过如此不怕死的女人，不由得生出几分怜惜之情。他举目苍穹，天色青蓝，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，几颗残星还在眨巴着眼睛。再环顾四周，空旷寂寥，没一点儿声息。

“连长，咋办？”杨胡子又问了一声。

“带走。”

杨胡子一怔：“连长，带上是累赘啊。”

“执行命令！”常安民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是！”杨胡子很不情愿地走过去，将捆绑女匪的绳子又紧了紧。

二

天色发亮。

常安民大吃一惊——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垠的大戈壁。追捕这股土匪，他们一直是在黄土高原上疾行，所到之处，绿黄分明。可眼下干黄一片，除了鹅卵石就是沙丘，不见半点儿绿色，更别说村庄人影了。他虽是北方汉子，看惯了大自然的苍凉景象，但此刻还是被眼前的蛮荒吓呆了。

杨胡子等人浑然不觉，在后面推搡着三个女匪说荤话穷开心。他们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急需另一种刺激提神。常安民为人比较正派，平日里带兵极严，可此时他心事重重，顾不上理会这些。杨胡子没有看他的脸色，只是大声嚷嚷：“大哥，你给评评，这三个土匪婆哪个长得最惹眼？”

杨胡子说话、办事公私分明，若是叫常安民为“连长”，那肯定是公事；若在喊“大哥”，一定是私事了。评论女人美丑，当然不是公事。

“大哥，我给这三个土匪婆编了号。这是一号，这是二号，这是三号。”杨胡子满脸邪笑，给常安民一一指点。

昨晚月色中看不清俘虏的面容，现在，在朝霞的映照下看得清清楚楚。被杨胡子编为一号的俘虏最年轻，十八九岁，嘴里塞的破布不见了，鹅蛋脸白里透红，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流溢着野性，窈窕身材被一条绳索捆了个交叉十字花，将一对原本就十分丰满的乳房勒得似要撑破衣衫。编为二号和三号的两个女俘，都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容貌较一号逊色一些，腰身粗壮，脸膛红黑，但五官都很周正。杨胡子和三排长刘万仁为二号和三号孰前孰后的问题发生了争执。刘万仁说三号应该是二号，二号只能是三号。杨胡子却坚持自己的排名。两人为此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其余人则都在一旁起哄。

“大哥，你给评评，我们哪个说得对？”

常安民冷着脸道：“你们俩是不是闲得慌？”

杨、刘二人一怔，这才发现常安民神色不对，急忙噤了声。

常安民将他们俩叫到一旁，环顾一下四周，沉声道：“咱们可能走错了方向。”

杨胡子抬眼看看跃上地平线、火球般的太阳，很自信地说：“没错。咱们来时是向西，现在是往东，咋会出错？”

常安民指了一下大戈壁，说：“咱们来时没经过这地方啊。”

刘万仁四顾望望，也疑惑地说：“是有点儿不对头。”

常安民拿出地图，三双眼睛看了半天，都弄不清现在所处到底是什么地方。常安民伸手去摸指南针，却摸遍全身也没找着。经昨晚一场恶战，指南针不知何时丢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决定审审俘虏，摸摸情况。

他让人给俘虏们松了绑。三个女俘活动着麻木的胳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常安民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一点儿：“我知道你们都是良家妇女，是被徐老大强抓去当了土匪的。我们是国军，不杀妇女。”

三个女俘仍是冷冷地盯着他。

常安民又缓和了一下语气，问道：“你们谁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儿？”

无人回答。

“你们不用害怕，说出来，我们不会为难你们的。”

还是无人吭声。

常安民走到杨胡子指定的二号女俘面前，说道：“你说吧，我们保证你的性命安全。”

二号女俘恶狠狠地瞪着眼喊道：“要杀就杀，我啥也不知道。”

常安民皱了一下眉头，转脸去问一号女俘：“你叫什么？不用怕，你说，说出来，我马上就放了你。”

一号女俘标致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信任的神色，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，显然在权衡思虑着。

常安民自然看出来了，刚想再说点儿什么，二号女俘却大喊大叫起来：“不要相信他那套把戏！你一说出来就会死的！”

一号女俘的脸色凶狠起来，不再理睬常安民。

常安民心头腾地蹿起一股儿怒火，但他只是把枪把攥了攥，还是强压住了怒火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个理他懂。

杨胡子却忍不住了，跳起来骂道：“你这个瞎×，老子扒光你的衣服，看你的×嘴还硬不硬！”骂着就要动手，被常安民拦住了。

常安民想再审审三号，却见三号满眼凶光地瞪着他。他明白审也是白审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他跟杨、刘二人嘀咕一阵，带着人马朝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。

三

最初的行军颇有几分轻松。

三个女俘没有被五花大绑了，只是手脖子串在一起，让大家簇拥着往前赶。尽管已经十分疲惫，然而因三个年轻漂亮女俘的存在，这支队伍倒也有许多生气。士兵们拿三个女俘取笑，在嘴巴上解解馋。有几个胆大的，借推搡女俘、催促快走之机，趁势在她们的诱人处摸一把，惹起一阵怒骂一阵哄笑。

常安民走在队伍最前面，一张脸板得似生铁。怒骂哄笑声不时撞进他的耳朵，可他已无心去呵斥部下。他忧心忡忡，不时举目看看迎面的朝阳，又环顾一下四野。他心里一直不踏实，升起太阳的方向究竟是不是东方？

清晨的戈壁苍茫寂寥，满目皆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和成峰成谷的黄沙。没有绿色，看不见飞禽走兽，只有一望无垠的荒凉。视野尽头，那轮血红太阳区分着天与地的界限。如果这是一幅油画，可谓雄浑壮美，然而，这不是油画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天气也越来越热。众人的破军装被热汗浸透，队伍前进的速度明显慢了。有人耐不住，大声嚷嚷着脱了帽子，解开衣扣。当太阳升到头顶时，天气闷热得像个大蒸笼，所有的人都如垂死的鱼，大张着嘴，喘着粗气。连长常安民也敞开怀，摘下帽子直擦汗。杨胡子、刘万仁他们干脆脱了军装，光着脊梁。三个女俘的绸料衣裤早已被汗水浸得雨淋了似的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将女人特有的曲线勾勒得显山露水，惹得这些当兵的目光像锥子一样直往里钻。然而，骄阳的炙烤使他们没了最初的心情，只是放荡了目光而已。

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。

杨胡子仰起脖子，将水壶里最后一滴水倒进喉咙，赌气似的将水壶扔得老远。水壶滚过去，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声响。

常安民转脸看见，好几个士兵都喝干了水。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的水壶。嗓子眼快要冒烟了，可他舍不得喝一口水。他已经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知道干渴的折磨刚刚开始。腰间的这壶水就是性命，喝一口就接近死亡一步，不到最关键的时候，他是不会轻易动用这壶水的。他停住脚步，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沙哑着对大伙儿说：“弟兄们，忍着点儿，水要省着喝！”

杨胡子伸出大舌头舔舔嘴唇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连长，歇歇脚吧。”说着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随即又蛇咬了似的跳起来。“他娘的，这石头蛋赛过了煤球！”他一脚踢飞硌了他屁股的鹅卵石，悻悻地骂道。

常安民仰头看天，太阳似一个硕大无比的火球在头顶悬着，而且好像越来越大，令人眩晕。天蓝得发青，没有一丝云彩，没有一丝风，空气都在发烫。环顾四野，别说遮阳树木，便是一根野草也难得瞧见。

“还是慢些走吧。”常安民说了一句，垂着头开始挪动脚步。

大伙儿都默不作声。此时，在这个地方歇息的话，会被烤熟的。他们听从连长的话，强打精神，默然无语地往前赶路。

太阳斜到了西天。

杨胡子突然欢叫起来：“连长，快看！”

常安民手搭凉棚，顺着杨胡子手指的方向看去。天尽头，竟隐隐约约现出一抹绿色。他惊喜非常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加速前进！”

大伙儿都瞧见了那抹绿色，队伍立刻有了生气，行军速度明显加快。三个女俘交换了一下眼色。杨胡子推了二号一把：“磨蹭啥，还不快走？”

到了近前，却发现原来只是一片胡杨林。大戈壁的胡杨生长在风沙肆虐的世界，每棵树都显露出独特的风采。有的身段优雅，四肢舒展，好似戈壁滩上的迎客松；有的只有树干没有枝叶，却生成奇特形状，好似枯木雕塑；有的前面完整，背面蚀空，宛如舞台上耸立的树的模型。林边有棵胡杨树堪称树王，树干粗壮，两个巨大的枝丫伸向空中呈“丫”字状，一个像杂技演员耍碟子，曲背弯腰，嘴里叼着一团绿荫，另一个树叶茂密，犹如撑着一把绿伞。

常安民看着胡杨林，又转眼看看就要落山的夕阳，命令道：“今晚就在这里宿营吧。”

大伙儿闻令，谁也没心思欣赏这戈壁滩上特有的风景了，拣一抹阴凉各自躺下。

常安民将三个女俘安顿在一处树荫下面，自己靠着一棵树坐下。他浑身骨头散了架似的酸痛，嗓子眼着了火似的生疼生疼。他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水壶，迟疑半晌，才解下来喝了一小口。当他放下水壶的时候，发现三个女俘都瞪着他的水壶，舌尖不住地舔着裂出血口子的嘴唇。他没有理睬，闭上眼睛开始养神。

忽然，耳边响起一阵骚乱声。常安民猛地握住枪把，急忙睁开眼看，原来是两个士兵为争一块干粮打了起来。

行军途中，大伙儿都被干渴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倒忘记了饥饿。此时找到阴凉地，歇息片刻，精神稍有恢复，这才感到饥肠辘辘。可经过昨晚一场恶战，许多人都把干粮袋弄丢了。于是，没粮的就朝有粮的强拿硬要起来。

常安民一摸自己身上，干粮袋也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不觉皱紧了眉头。他起身走过去，厉声喝住两个士兵。他跟杨、刘二人商量一番，将队伍集合起来。

他一脸严肃，将队伍扫视几遍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弟兄们，咱们走进了戈壁滩，一两天的工夫不一定能走出去。从现在起，全连的干粮和水都交给杨排长，由他统一管理发放，谁也不能多吃一口、多喝一口！”说罢，他摘下腰间的水壶交给杨胡子。

有水有粮的虽有几分不情愿，但还是服从了命令，纷纷将水壶和干粮袋交了出来。

常安民又扫视队伍一眼，提高声音道：“弟兄们，咱们来自天南海北，这辈子能在一起当兵吃粮不容易，这是缘分。昨晚一场恶仗，百十来号弟兄将命丢了，只剩下咱们这十来个人，这更不容易，是咱们的福分。从现在起，咱们更要拧成一股绳，劲往一处使，要亲如兄弟，互帮互助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说啥也要活着走出这戈壁滩！”

随后，常安民留下两人看守俘虏，命令其他人四处寻找水源和能吃的东西。

不一会儿，出去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这个胡杨林子不大，一眨眼他们就寻了个遍。没有水源，没有走兽，连一只飞鸟也不曾见到。

常安民的脸黑得很难看。

在这个荒凉的戈壁滩上，这块巴掌大的胡杨林的存在已经是个奇迹了，不可能再有奇迹出现了。

四

天很快黑了下來。

干渴、饥饿和疲惫已经将这支队伍折磨垮了。大伙儿一躺倒在地，便昏昏沉沉地死睡过去了。

常安民也是身心疲惫，但却并无睡意。他没有派人站岗，他察看了地形，估计土匪是不可能跟踪到这个荒芜之地来袭击他们的，可本能却使他没有放松警惕。他将三个女俘赶在一个沙窝里，捆了她们的双手，自己则仰靠在沙窝口一棵粗壮的胡杨树上假寐。

大漠之夜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，四围听不出一点儿声音，似乎连风儿也死去了。

常安民的心海却不似这大漠之夜风平浪静，他心潮翻滚，思绪万千。

此时，他吃起了后悔药。想到自己当兵以来，打的都是些没名堂的仗，跟吴佩孚打，跟阎锡山打，跟共产党打，就是不去东北跟日本鬼子打。说到剿匪吧，这一带的确土匪很多，可话说回来，顽匪只是少数，大多数土匪是被逼上梁山的老百姓，并没有犯下什么杀头大罪。但上峰却命令，只要是土匪共党什么的，一律格杀勿论。这样一来，真土匪也好，假土匪也好，都明白落到国军手中不得活命，因此，拼死反围剿。自己也是出身农家，看着那些农民装束的土匪哀号着死在枪下，他实在有点儿于心不忍。昨晚一仗，他的特务连几乎拼光了。常言道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，土匪的伤亡也绝对不会小。转瞬间，几百条命就没了，真是惨啊。仔细想想，人有时候真比虎狼还凶残。今天我打你，明天你打我，都为的啥啊？图名的为名而死，图利的为利而亡，多少贪念成了一场噩梦？

常安民自己觉得有点儿明白了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他在心里拿定主意，走出戈壁滩就解甲归田，回老家娶个好老婆，男耕女织，与世无争，过清静自在的平凡日子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境有点儿晴朗了。

子夜时分，温度骤然降了下来，与白天的高温判若两季。常安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。他听人说过，戈壁的气候是：早穿棉衣午穿纱，晚上抱炉吃西瓜。此言果然不假。可惜没有火炉，更没有西瓜吃。他怕自己昏睡过去，爬上树，折下许多树枝，燃起了一堆篝火。

篝火的烈焰撕破了黑暗，将近旁的一切映照得清清楚楚。三个女俘就横躺在眼前，篝火的光焰给她们脸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熟睡了的女俘没有了白日里冷漠敌视的表情，还原了女人温馨柔情的本色。

被杨胡子称为一号的女俘躺在边儿上，距常安民不足一丈远。篝火将她烘托得更加妩媚俏丽，她的肤色并没有被戈壁烈日晒黑，只是红了些，却更加迷人。她的睫毛很长，鼻梁高挺且直，嘴巴很小，只是那两片美丽的唇不再娇艳红润，

布满了血口子。她的呼吸很急促，每次都把胸脯绷得很紧，似乎单薄的绸衫限制住了她的呼吸。绸衫是粉红色的，好久没洗了，油污的反光与绸衫自身的光泽融合在一起，在跳跃的篝火映照下忽明忽暗地变幻着，将女人动人的丰润出卖在常安民眼里。乍看上去，她像一个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裸体女人。

常安民心里怦然一动，涌起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。自去年老婆难产而死之后他再没有挨过女人的身。现在，他身体中的另一种干渴在折磨着他。他不能自己地站起身，无意识地朝一号飘动。待到了一号身边，他浑身激动得有点儿发颤，眼睛贪婪地盯着一号如裸的躯体。他如痴如醉地呆看着，竟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。好半晌，他一个激灵突醒过来，急忙闭上眼睛。理智告诉他，此时此地千万不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他强压欲火，慢慢退了回去。

他不敢再看一号，双眼望着篝火出神。

忽然，身后响起脚步声。他一惊，抬起枪口，低声喝道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连长。”来人是杨胡子。

常安民松开了攥枪的手。

杨胡子打着哈欠走过来，说：“大哥，你歇歇吧，我来盯着。”说着坐在火堆跟前，顺手给火堆里添了些树枝，火苗欢快地跳跃起来。

“其实这个哨不用放，不会出啥事儿的。”杨胡子又说。

“大意失荆州，小心点儿不会错。咱们吃了一次大亏，再也不能有半点儿闪失了。”常安民长长地打了个哈欠，看了一眼拨弄火堆的杨胡子，又道：“胡子，那我打个盹儿，你千万要当心点儿。”

杨胡子拍着胸膛说：“大哥，你放心。有我在，啥事也出不了。”

常安民闭上眼睛，很快就迷糊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隐约听见有厮打声，便猛地跳起身，一把抽出手枪朝沙窝扑去。

到了跟前，常安民惊呆了。

只见杨胡子正骑在一号女俘身上，使劲撕扯她的衣裤。一号的双手被绑着，无力还击，只是拼命扭动身体，用双脚和牙齿自卫。另外两个女俘都惊醒了，爬起身帮着用脚踢杨胡子，但却明显构不成威胁。杨胡子欲火中烧，不管不顾，一双手在一号身上不停地动作着。一号那对又大又白的乳房已被他从衣衫里拨弄出来，在篝火的映照下分外夺目。

常安民怒不可遏。他抢上前，一把抓住拴二号、三号的绳索，猛地一拽，将二号和三号摔倒在地。随即，他揪住杨胡子的后衣领，咆哮道：“松手！”

杨胡子极不情愿地松了手，嘴里还说：“大哥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你就让我解解馋吧……”

这家伙真是色胆包天，刚歇了口气就想胡来。

见常安民沉着脸未做声，杨胡子又说：“大哥，咱们都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你还不让我找点儿乐子？再说，我这也只是废物利用啊，她们又不是什么良家妇女。”

常安民真想给他一个大嘴巴，可想到自己刚才也差点儿犯了浑，挥起的手掌又落了下来。他呵斥道：“啥时候也不许胡来！”

一号坐起身，双手掩住前胸，一双幽幽的眸子刀子似的刺向杨胡子。杨胡子的目光还恋恋不舍地在一号的躯体上游动，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，干咽着唾沫。

刘万仁他们都醒了，提着枪跑过来，急声问出了啥事。常安民摆摆手，说没啥事，令大伙儿抓紧时间再休息一会儿。

五

拂晓。

常安民醒来，大声命令起床，准备上路。

出发前，他让杨胡子给每人喝一口水，发放半块锅盔。在大伙儿分锅盔时，他将三个女俘带到一旁。

他扫视三个女俘一眼，拿出一块锅盔，说道：“谁说出了走出戈壁滩的路，这块锅盔就归谁！”

三个女俘都冷眼看着他手中的锅盔。他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他早就听说，徐老大有个妹妹，是个心狠手辣的女匪，人称徐大脚，她的手下有不少女匪。这三个女俘一定是徐大脚的部下，从衣着来看，她们八成还是徐大脚的亲随。这股土匪经常在这一带出没，不可能不知道路径。

二号和三号女俘很快转过脸去，似乎不屑一顾。一号看了常安民一眼，眼里闪出一丝别样的东西，但稍纵即逝。

常安民还想再说点儿啥，但意识到昨晚杨胡子的行为肯定使这三个女俘更加仇视他们了，便钳了口。他转过身，黑着脸大声命令道：“出发！”

队伍逶迤前行。休息了一夜，又喝了口水，吃了点儿干粮，加之早晨天气凉爽，初始的行军速度还是较快的。然而，随着太阳的渐渐升高，速度又是越来越慢。太阳升到了中天，脚下的鹅卵石和黄沙好像经铁锅炒过似的，隔着鞋也觉烫得慌。

杨胡子光着膀子，阿拉伯人似的将衣服裹在头上，黝黑的脊背上滚动着闪亮的油汗珠子。他不时抬头看看钉在头顶的太阳，边走边骂：“他娘的脚！这是个啥鬼地方！怕比孙猴子过的火焰山还热！”走了几步又嚷嚷，“连长，让弟兄们喝口水吧？”他虽然背着几壶水，此时还知道请示长官。

没等常安民发话，队伍就停了下来。大伙儿看了看连长，目光最后全落在杨胡子腰间的水壶上，舌头不住舔着早已干裂起泡的嘴唇。

常安民扫视了队伍一眼，半晌，方才点了点头。

大伙儿立刻围住了杨胡子。

杨胡子摘下水壶，威严地说：“每人只许喝一小口！连长，你先喝吧。”说着，将水壶递给了常安民。

常安民接过水壶，迟疑了一下，举起水壶喝了一口，顿觉浑身清爽起来，可立刻又感到更加干渴，恨不能连水壶也倒进肚里去。但他还是立即将水壶递给了身边的士兵，他明白此时此地不能搞半点儿特殊。

这口水还是没有给女俘喝。常安民只是让人给她们松了绑。三个女俘都像霜打了的黄花，蔫头耷脑，有气无力。到了这种境地，估计她们逃跑的可能性很小了。

终于熬过了最难熬的午间时刻。太阳斜到了西天，温度有所减退，但整个队伍疲惫不堪，如蚯蚓般蠕动。

常安民万分焦急，他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大戈壁。假如明天还走不出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昨晚还有巴掌大的胡杨林可以宿营，今天该上哪里去歇息一晚呢？他手搭凉棚，举目远眺，沙丘似阔人家祭亡人供桌上的馒头，一个挨着一个，直到看不见的天边。他不由得仰天长叹了一口气。

刘万仁赶上来，喘着粗气说：“连长，大伙儿都不行了，几个挂彩的弟兄口鼻都出血了，是不是让弟兄们喝点儿水、吃点儿干粮？”